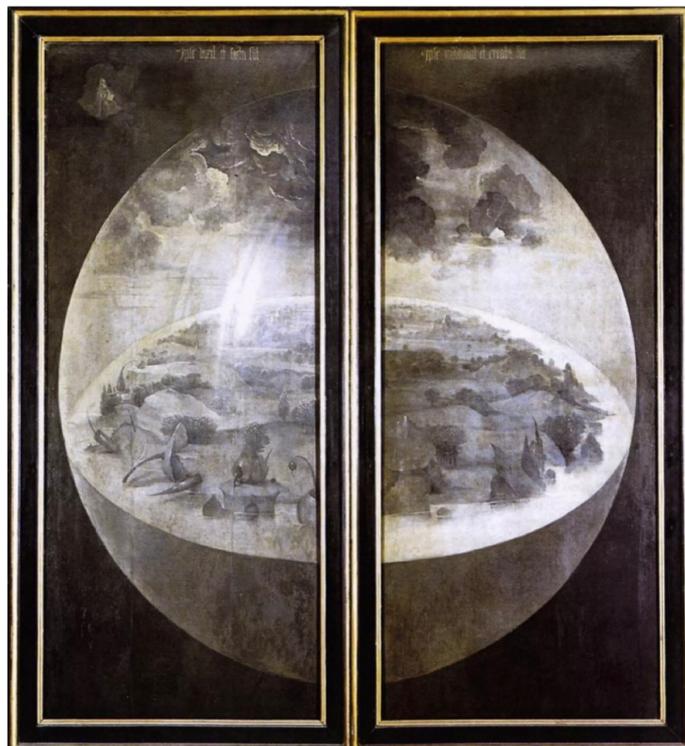


艺术作品中的宗教隐喻—以《人间乐园》为例

大学时期曾经修读过一门课，名字叫 *Religious Narratives in Western Arts* (西方艺术中的宗教故事)，大概是从那时开始，初步了解了《圣经》对西方绘画的重要影响。从创世纪，逐出伊甸园，摩西与十诫，圣母玛利亚，耶稣的诞生和受难，到最后的审判，《圣经》中的故事为西方艺术家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同一个叙事在艺术史上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

希罗尼穆斯·博斯 (Hieronymus Bosch) 是 15 到 16 世纪尼德兰画派的重要一员，该画派的绘画往往以基督教为题材，风格严肃、静穆，注重对细节的刻画而非解剖结构的准确。尼德兰画派的艺术家们创造了大量祭坛画与独幅木版画，所谓祭坛画，是指画在木板上安置在教堂圣坛前的画，有的可以折叠，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屏风，博斯的《人间乐园》就是一副由三块面板组成的三联画。不同于早期的尼德兰画派，博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融入了大量的个人想象，除了宗教人物，还刻画了许多自然风景和动植物。在绘画语言上，博斯惯用各种怪诞、夸张的形象，用带有讽刺和警示意味的语言披露当时的社会现实。



当这幅三联画闭合的时候，呈现出的画面便如上图，描绘的是圣经中上帝创造世界的第三天。博斯在此采用了灰色颜料，将世界展示为一个透明的球体，下部分是水，上部分描绘了陆地上的景象，球体顶层是厚厚的云层。在创世纪 (Genesis) 中，上帝在前三天将光和黑暗、水与陆地分开，并创造出了空气和植物，这构成了上图的主要内容。而画面左上角，云端之处坐着一位老人手持一本书，推测可能是《圣经》，俯视着这一切，他便是造物主上帝。而在画面的顶部有一段拉丁铭文，翻译成英文是 “For he spake and it was done; he commanded, and it stood fast” ，这是出自《圣经》诗篇中的第 33 篇。



当面板被展开，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便是色彩缤纷的三联画，画面异常丰富，充满细节，从左到右依次展示了三个主题：伊甸园、人间乐园、地狱。



首先来到最左边这一联伊甸园，从画面比例可以推断出，三个人物是主角，他们分别是亚当、上帝和夏娃。该场景描绘的是上帝用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并将其介绍给亚当，与此同时，上帝做出了表示祝福的手势。他祝福这对新婚夫妇，并给他们以下的训诫：“要多生养，让人类布满大地，统治大地”（Be fruitful and multiply, fill the earth and govern it）。在博斯的时代，这句出自《圣经》的话被解释为婚姻制度。中世纪的男人认为婚姻和生育是密不可分：性交只是为了繁衍后代，而不是欲望的表现。而在夏娃的身后出现了一只兔子，它象征着人类的生育能力。

在背景中，我们可以看到远处色调柔和的山丘、树林、喷泉和各种奇珍异兽，这或许是博斯为了致敬上帝创造物种的多样性。此时的天堂俨然一副宁静祥和的模样，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当我们的视线移向前景，看到的是一个深色的池塘和不断从中爬出的两栖动物。其中一些生物正互相残杀或撕咬自己口中的猎物，这代表着看似平静的伊甸园实则暗流涌动，黑暗势力即将到来。



中联是这幅三联画中最大的面板，绘制了一个人间乐园和身处其中的上百个裸体狂欢者——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整个画面可以由上至下分成四个部分，由树林和河流隔开，最上面依旧是带有异国风情的建筑和长相类似烧瓶的圆形建筑体，第二层画面中央是一个水池，里面站着年轻且无知的女性们，展示着她们的魅力。在欲望的驱使下，骑着各种坐骑的男人们围绕着中间的水池狂欢，仿佛在庆祝自己的狩猎成果。骑在公牛、马和奇幻生物背上的成群结队的场景暗示了动物的食欲和性行为本身。画面下部分同样是纵情声色，沉迷美食的场景。人们不论肤色和种族，尽情享受着这片乐园，沉浸在当下的愉悦中。

除了男人女人、奇异的动物，水果也作为一个重要意象在人间乐园中反复出现。比如，樱桃象征着生育和情欲，树莓通常与爱情联系在一起，草莓则代表了诱惑和死亡。一些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也指出，画面中巨大的草莓象征着虚荣和短暂的欢愉。一个好的基督徒不应该沉溺于欲望或情欲，然而乐园中的人物似乎被水果迷住了，贪婪地吞食着各种各样的莓果。在画面右边，还有一处人们采摘苹果的场景，直指《圣经》中夏娃偷吃禁果而被上帝流放人间的典故。

中联中只有年轻男子和女子，没有老人和小孩，场景没有焦点也没有线性叙事，有的只是人类在获得自由后追求的世俗快乐。从宗教的角度来理解，人们只是在重复亚当和夏娃的罪恶，每个人都成为他或她食欲的俘虏，进行一系列堕落的、无道德价值的活动。许多学者将博斯描绘的这个人间乐园称之为导致第三联地狱景象的虚假乐园。



虽然中间联占据了最大板块，但紧接而来的“博斯式”地狱场景让人不寒而栗。远处熊熊燃烧的大火摧毁了整个城市，只剩下房屋烧焦后漆黑的轮廓。人们或逃跑或跳进肮脏的运河中，还有许多人因为大火被困在地狱。而地狱中，人类被奇形怪状的动物恶魔或刽子手折磨着。博斯运用了大量的隐喻，通过人们被惩罚的不同方式，描绘了七宗罪，比如呕吐的男人象征着暴食，贪财的人被迫排出金币到排污池。与此同时，沉迷声色的人被巨大的竖琴的琴弦穿过身体。在当时，除了宗教音乐，教会不赞成其他任何音乐。他们认为允许自发的音乐创作只会导致世俗的舞蹈和放荡。所以，在地狱中这些乐器不再是娱乐和快乐的来源，而是变成了折磨人的工具。这也体现了人类受到的折磨归咎于他们违背教义的行为。在画面上方可以看到两只巨大的耳朵被刀刺穿，这个巧妙的设计象征着人类对新约劝诫的充耳不闻：“凡有耳可听的，就当听”（If any man have ears to listen, let him hear）。又或者，博斯想强调，对感官愉悦的追求会欺骗我们的思想，导致我们纵欲过度。

从欲望到贪婪到虚荣心，博斯的地狱呈现出的一系列恶行也许是想警示人类，不要因为一时的纵欲而背弃道德观念。这是一场典型的寓言式布道，如同《圣经》中人类从堕落到赎罪，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